



戰國策卷第七

秦五

高誘注



謂秦王曰秦始皇也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

聞王兵勝而不驕驕慢伯主約而不忿忿怨也伯主約儉勞謙故不有所忿

怨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王者德大不驕逸故

也能服鄰國一作本今王廣德曾一作得魏趙而輕失齊驕鄰世從服謙也

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顧驕忿非伯主之業也事業

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先王聖王也敬始慎終故曰唯始與終也何以

知其然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逼晉陽卒為三家笑伯智

智襄子也殘滅也范范吉射昭子也中行中行寅文子也二子之後以苛為察以尅下為功於晉六卿中薄德前衰智伯滅而兼之志意驕盛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故率韓圍晉陽以伐趙氏趙氏與韓魏通謀韓魏為反間令趙氏得殺智伯故曰三家笑也

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

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與句踐禽死於干隧

一作隊吳王夫差伐越勝之句踐奔走棲於會稽山之上遂北伐齊勝長求平勾踐起兵伐其國遽救之越人殺之干隧

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

以朝天子於孟津梁君梁惠王也伐楚齊勝之制御趙韓之兵驅使十二諸侯魯衛曹宋鄭

陳許之君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

後東伐齊敗於馬陵太子見殺故布冠而拘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難也今

王破宜陽殘三川初秦昭王滅東西周置宜陽及而使

天下之士不敢言議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

西周也扞宜陽界而東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

之故曰徙兩周之疆也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

侯也諸侯懼秦不敢交會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

陽侯諸侯之一字有塞隘處也

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

王為策討之始得之矣如能終卒沒則王伯王若不能

之道立也故云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

為此尾而有後患之患也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

以王為吳智之事也伯吳王夫差智智詩云行百里者

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逸詩言之百里者已行九十

強弩至牙上甫為上弩之半耳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

秦也言不伐楚則伐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

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助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

敵強弱等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權援助之勢也故曰先得

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

受兵也鑠消鑠也言其弱韓弱楚先得齊則魏氏鑠魏

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魏為秦與國魏弱故秦失援而孤受諸侯兵也若隨此

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為天下笑矣兩國秦楚也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中期秦辨士也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

去或為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

者遇桀紂必殺之矣有人為中期說言遭遇明君不罪勝已臣故不見誅也若其遇桀紂

罪則必有誅下秦王因不罪言桀殺逢蒙紂殺比干惡其勝已也秦王耻襲桀紂之闕故不

獻則謂公孫消曰秦公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謂公

公孫消也尊重也數行戰伐有功勞也所以不為相者太后不善公也不

秦相者不為太后不善者也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

周太后楚女孝文皇后莊襄王母也號華陽夫人者公

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辛戎為楚必便

之矣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悅公公相必矣公公

也言必見用為秦相也

樓辭續辭管子七臣七主篇云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辭

則失國勢注辭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雅雨堂

於事不合也他約秦魏魏太子為質質於秦也紛彊欲敗之紛

魏臣也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於利也還周旋敗秦而利魏魏

必負之也負秦之日太子為糞矣太后坐而王泣王

因疑於太子太子質秦令之留於酸棗留樓子患之昭

衍為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魏太子昭衍見梁王梁王

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梁魏都也王曰為期期曾與我

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

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

不如先伐之以秦彊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

昭衍不欲正言害魏也故詭言恐害東周也秦來伐必徑東周故也

連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異人秦莊襄

之子昭王時質於趙時歸而謂父曾本曰耕田之利幾

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利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

倍曰無數多不可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饒今

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世後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

趙處於廓城廓城趙邑故往說之曰子孫有承國之業又有

母在中子孫秦太子也異人之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

不可知之國謂秦託子於趙安一日倍約身為糞土今

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

子子異人也言必使秦來請子於趙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

高天伐國策七 雅雨堂

至死君知之乎

秦皇后孝文帝華陽夫人也時昭王時也或言后耳不韋云君有不遠圖之

罪知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

太子子侯

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

之春秋高

言昭王年老也

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

一日猶一旦也山陵喻尊

高也崩死也用

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

君謂陽泉君也累卵

至危也朝生木董也朝榮夕落真為短命不壽也命將不至終日也

說有可以一切而使

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

四維

持之也

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

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

輔猶助也

王一日山陵

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

也子異人名

弃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四望而願一得歸王

后誠請而立之

王后華陽陽夫人耳

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

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

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

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

欲為已子

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

以留計是抱空質也

抱持

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

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

德是

自為德講

老矣一日晏駕

晏晚也日暮而駕歸

雖有子異人不足

以結秦

結固

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

楚服盛服王

后悅其狀

兒狀

高其知大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

夫人楚女也故

曰吾楚人而自子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子曰少之以異人為已子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

止止曾間曰陛下嘗輒車於趙矣陛下謂孝文王也昔嘗質趙輒

車止仕也不欲言其質趙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

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向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問也

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竒其計

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

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

官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

燕太子質於秦太子燕信王之子子丹也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曾

往相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

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快

少庶子甘羅少庶子官名甘羅文相家臣也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

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

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張卿即唐甘羅曰臣行之本

請字臣下有文信君叱去曰曾作曰去我自行之而不肯汝

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續史記作大項橐司馬貞音託尊其道德故曰大

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

奚以遽言叱也奚何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

雅雨堂

樂刻三行

君武安君秦將白起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

邑不知其數言衆多不可數知也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

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歟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

與文信侯專專權重也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

不如文信侯專歟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

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難應侯二萬衆還歸於鄧陽曾作鄧陽衆賜死於杜

也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

之處矣言白起死於杜郵但未知卿死何處處所唐曰請因孺子而行請聽也言

行衛也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幣貨財也行有日矣甘羅

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報白也往為張唐先

說趙王也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

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

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

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異怪欲攻趙而廣河

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

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

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續史記得上谷三十城今秦有十一後語二十餘城今秦有其

二十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守相假也秦下甲

而攻趙甲兵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

高氏戰國策 策七 雅雨堂

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守一作臣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

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

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

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

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

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悉敵敵以國事願

於因計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

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悅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

必受之之地一作地秦受地而郟郟一作却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

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亡諸侯必懼懼而相

捄則從事可成山東六國相親從臣請大王約從約從

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

亡言輕之也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以河間十

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

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

刀筆一本作奉筆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為兵首請為大王

悉趙兵以遇遇秦敵也趙王不能將趙不有一本趙下能用司

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

自請而去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

下趙上客從趙來上客尊客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

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料趙何時亡

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

年武安君李牧也趙若用之為將可期而亡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

趙王曲邪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妒功臣今國危亡王必

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必讒殺武安也韓倉果惡之王使人代

人代武安君武安君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曰將軍戰勝王觴

將軍觴酒將軍為壽於前而捍捍劉一七首當死武安

君曰緞病鈎身大臂短不能及地緞李牧名起居不敬恐懼

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接續上若不信緞請

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拊拊曾纏之以布

文選注引戰國策作捍七首說文捍兩手擊也希買切捍誤為捍

諺舒紙切又直移切離也一作諺爾雅諺離也注云即侈字似非

唐折按噉字是見說文

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

言言不敢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縮取乃曰

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遇司空馬門劉一作過趣甚疾出

諺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誅一作殺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

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亡滅也上所謂不過半年

也平原令見諸公必為言之曰嗟茲劉一無茲乎司空馬又

以為司空馬逐於秦非不知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

空馬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四國燕趙吳楚也史記別見秦王召

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八

屈於內客屈而百姓靡於外盡靡為之奈何羣臣莫對姚劉姚

曾本皆賈對曰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賈願出使四

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絕斷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

其衣冠舞舞劉本作帶以其劔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

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悅賈封劉一作對賈千戶以為上卿

韓非知之知一作短韓非韓公子也著刑名之書十

姚賈也續云史記注引戰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

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

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

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嘗盜竊於大梁為趙臣而見逐

者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言梁之大盜趙之逐臣

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

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劉作有之王曰有

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

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

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

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殺關龍逢

也紂聞讒而殺其忠臣剖比干之心至身死國亡亡失天下今王

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

非言韓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太公呂尚望為老婦之逐朝歌之廢

高氏戰國策 策七 十 雅雨堂

斬剗

屠賣肉於朝歌肉上生子良之逐臣子良不用棘津之

雖不庸釣魚於棘津魚不食餌文王用之而王王有天

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一無字也為市賣偷求其小利南陽

之弊幽魯之免囚弊隱也幽潛不見升用貧賤於南陽

難為魯所束縛而歸齊故曰魯之免囚也相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

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百里奚虞臣虞君不用傳之門

自鬻於秦號五羊大夫於穆公伯西方戎文公用中山

盜而勝秦號五羊大夫於穆公伯西方戎文公用中山

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醜耻天下曾作於明主用之知

其可與立功立成使若卜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

用哉卜隨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以天下讓之二人曰爾為不義欲以慢我也自沈於清泠之淵申屠不

澗水故曰人主豈得用哉忍見紂之無道抱石自沈於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

非察其為已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

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

願望於上明主為明君賞有功不賞有虛名秦王

曰然乃可劉可字復使姚賈而誅韓非誅殺也賞不賞

戰國策卷第七

策七

上

雅雨堂

十後七行

戰國策卷第八

齊一

高誘注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

威王楚元王之子懷王之父也徐州

或作舒州是時屬齊嬰子田嬰也號為靖郭君而封於薛也

嬰子恐張丑謂楚王曰

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

盼子田盼子也

盼子有功於國

一國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

史記作申紀張丑齊臣

也嬰子不善盼子故不用之而用申縛

申縛者大臣與一本作弗與

百姓弗為

用故王勝之也

言大臣與百姓不為申縛致力盡用也

今嬰子逐曾本今

矣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

遇敵

也便

楚王因弗逐

田嬰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輟止也公孫開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公孫開齊之也公孫田氏也又

將在楚開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公謂田嬰也欲封公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委付也子公孫開也公孫開

為劉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

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削地而封田

嬰分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弱小也齊分薛以封田嬰則所以使齊小故曰勿止

楚王善因不止不復止齊封田嬰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諫止也靖郭君謂謁者无為客

通無諫者也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

請烹已止也益猶過也過言請烹烹煮謂死也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

海大魚因反走反還君曰客有於此於此止也客曰鄙臣不

敢以死為戲續淮南子戲作熙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

大魚乎網不能止止禁鈎不能牽牽引子繳不能蕩而失

水則螻蟻得意焉得意皆飽滿也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

齊陰別本無奚以薛為夫齊奚何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

之無益也隆高也到至也高薛城至於天猶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輟止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齊王威王也宣王之

父計簿書而數覽覽視王曰說五而厭之一本作王曰日說五官吾厭之

今與今一作靖郭君與靖郭君使聽治也

類別

齊貌辨呂覽作劑貌辨傳寫之譌

靖郭君善齊貌辨續貌辨古今人表作昆辯師古曰齊人也靖郭君所善見戰國策而呂覽

作劑貌辨元和姓纂昆夏諸侯昆吾氏之後齊有昆弁見戰國策齊貌辨之為人也多

疵疵闕病也呂覽續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也証諫靖

郭君不聽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孟嘗君田嬰子田文

也號孟嘗君靖郭君大怒曰刻而類破吾家刻滅也而汝也言汝破吾家

續呂覽揆吾家高誘注云揆度吾家試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苟可慊齊貌辨者吾

無辭為之慊猶善也齊貌辨者吾不辭為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

旦暮進食上舍上傳也一曰甲第也御侍也旦暮朝夕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

宣王孟軻所見以羊易豐鍾之牛者也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宣王不善

也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貌辨靖郭君俱齊止於薛無幾何

貌辨辭而行行去也去至齊也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

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固請必行必

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

懷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夫齊貌

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

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反不若廢

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郊師衛姬之子宣王庶弟靖郭君泣而曰

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患謂不見

善出走薛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昭陽楚將

辨又曰必聽之聽與楚地也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也雖

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呂覽作過頤豕視若是者倍反高注云頤豕不仁之人

惡於後王

言為後王劉无此

吾獨謂先王何乎

謂猶奈何也

且先王之廟在薛

起威王之廟在薛

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

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

二不聽辨也

宣王大息動於顏色

猶動

發也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

也殊不知也

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

肯猶可也。能為寡人致靖郭君身來不乎

也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

從薛至齊也。一曰必能使靖郭君來衣威王

之衣冠舞

舞劉作帶

其劔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

靖郭君至因請相之

請以為相也

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

印也七日謝病強辭

以病謝相位強猶固

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

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

不為沮

沮止

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外猶賤生

謂觸難而行見宣王也樂解人之患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

邯鄲趙都難為魏所攻故求救於齊

田侯召大臣

而謀

田侯齊侯也田成子殺簡公呂氏絕祀田氏有之故曰田侯宣王也

曰救趙孰與勿

救鄒子曰不如勿救

鄒子齊臣鄒忌

段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

段干姓綸名也齊臣且將

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鄲

兼猶并也

其於齊何利

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

軍屯也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

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

襄陵魏邑也河東縣弊罷也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

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

弊大破之桂陵桂陵魏邑名

南梁之難梁韓邑也今南河梁也大梁魏都韓氏請救

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早速也

徐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折分也猶從也不如早

救之田臣思曰不可田臣思齊臣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

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及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

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愬告我因陰結韓之親陰私

而晚承魏之弊承受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

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

勝自恃有齊國之助故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

之馬陵魏破韓弱馬陵齊邑也齊殺魏將龐涓虜韓魏

之君因田嬰劉无田嬰二字北面而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

成侯鄒忌為齊相成邑侯爵也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

開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用君

之謀而君可以有功有勝魏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

死曲撓而誅誅戮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

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

而往卜於市二十兩為一金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

聲威天下聲勢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

高氏戰國策 策八 五 雅雨堂

人卜者亦一無亦字驗其辭於王前信田忌遂走

田忌為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

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東伐敗於馬陵太子死龐涓禽此之謂也孫子謂田

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孫子孫臆也齊將也大事兵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入使彼罷弊

於先先曾弱守於主彼謂主者循軼之途也魏也鏑擊摩車

而相過軼途轍之道也鏑使彼罷弊先先曾弱守於主

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

天唐軍重踵高宛天大也唐防也踵至也高宛縣名也今屬樂安也使輕車銳

騎衝雍門輕便銳利衝突雍門齊西門名也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

可走成侯鄒忌也田忌所不說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

聽果不入齊聽從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

於齊權勢也復還也杜赫曰臣請為一為下留一留下楚君謂

留之楚為鄒忌留田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

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

田忌之不返齊也返鄒忌以齊厚事楚厚重田忌亡人

也而得封必德王德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田忌後日

亦必以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從杜赫之言也

鄒忌事宣王仕人眾宣王不悅眾多也嫌其作威福故

高氏戰國策 策八 六 雅雨堂

作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之悅不作威福也鄒忌謂宣王曰忌

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

者以以一作亦幾何人一人下有矣字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壅弊塞斷

弊斷仕者而不進也

鄒忌修八尺有餘長修身體昞麗昞讀曰逸朝服衣冠窺鏡自

鏡也視於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美好也續十二其

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公一字也城北齊公齊國之

美麗者也忌忌一字不自信而復復一字問其妾曰吾孰與

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

問之客曰客一字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

也上一三以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

視又又一字弗如遠甚遠猶多也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

者私我也私愛妾之美我者畏我也畏而愛之客之美我者欲

有求於我也求索於是是一二字入朝見威威一字王曰臣誠

知不如劉作臣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

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

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

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下人蔽王甚矣王曰

善乃下令刺舉也舉寡人之過者受上賞羣臣吏民能能一字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

過失者與重賞也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諂議於市

高氏戰國策 策八 雅雨堂

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一門庭

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无可進

者改循作脩曾端嚴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

勝於朝廷言與敵國戰勝之於朝廷之內也老子曰脩

之朝之身其德乃真此之謂也故能使四國盡來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自秦往齊路出韓魏故假之也齊威王使章子將

而應之擊與秦交和而舍交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

其徽章以雜秦軍徽職名也傳曰揚徽者公徒也通白

襲秦欲以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候軍者以威王不應應頃

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

而如古通

而如也如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

不發將而擊之遣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明曷為擊之

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

謝於齊秦惠王之子武王也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

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馬棧吾一吾

之使者者一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

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

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

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死父欲使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

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威王以此知章子之情故曰豈欺生君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魯親也齊王患之患也張丐曰臣請令魯

中立魯中立言能使魯不親楚而絕齊也乃為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

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曰君之謀

過矣過失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與猶助也魯君曰

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

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令

令一作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

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

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為德也亦大矣全衆為中立无以

戰之後勝者其良士選卒治一君以全衆助負敗者擊之其見恩德亦其其曾作甚大也

魯君以為然乃退師退師不復親楚也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軫時仕魏故合三晉而東也去著二國交

也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更不

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遞不

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强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

能危山東者强秦也不憂强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

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憂患天下為秦相割秦

曾不出力割分也自相剝割以附益天下為秦相烹秦

曾不出薪為秦自相烹置秦則不出薪然火也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

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五帝黄帝顓頊无繇

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反

五伯昆吾大彭豷齊桓晉文者皆也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反

反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秦欲肆虎狼之心以吞諸侯故曰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也今韓梁之日

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乾慘也目不慘言悲泣也非齊親而韓梁疏

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

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攻齊舉齊屬之

海舉得屬至南面而孤楚韓梁面向南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

出其計矣出猶生也願王熟慮之慮度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

弟言兄弟相親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銳精銳戍守也此萬世

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

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連構三晉怒齊不與已也

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

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從陳軫策也

蘇秦為趙合從合山東六國之親也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

有琅琊西有清河清河今甘陵漢改也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

國也言牢固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

之良五家之兵五家五國疾如錐矢錐矢小矢喻勁疾也戰如雷電雷電

喻威散疾速解如風雨風雨喻解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

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臨淄齊鄙臣竊度之度計下戶

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

錐一作鋒

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

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踞者臨淄之途車聲聲劉擊

有人肩摩塗道擊相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揮振

多人衆家敦而富志高而揚高大也夫以大王之賢與齊

之強天下不能當敵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

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劉當

作攻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機韓魏戰而勝秦

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

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

韓魏之地至闡至闡一作過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亢父今

也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車兩輪間為軌百人守險千人不

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

恫疑虛喝獨喘息懼貌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

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

臣之過計也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

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

詔之主君謂蘇秦也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連橫張儀魏氏之餘子仕為秦相也連關齊

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齊宣王也大臣父兄躬衆富樂

無過齊者盛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

十

世之利顧念從人說大王者從人合關東六國為從謂蘇秦也必謂齊西

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眾兵強士勇雖

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覽夫受

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

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

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

戰於河漳之上河漳漳水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

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僅裁雖

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

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河外河南趙

入朝黽池趙入秦朝於黽池也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

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搏搏曾博關臨淄即墨

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

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託未附

嘗聞社稷之長利長久今大客幸而教之大客謂張儀也請奉社

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曾有於秦也

戰國策卷第八

之國子之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左右惡張儀

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已劉驥也齊王使赴

任用張儀之罪下一有罪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

効之王致効王曰奈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

王可以多割地取割今齊王甚憎張張一毋儀儀之所在必

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梁魏都也齊必舉兵

而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於梁城下不能相去去離王以其

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三川宜陽邑也從函谷關東

出函谷關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

也周西周王城也天子所都以兵臨之祭器王曰善乃

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革車兵車也納齊果舉兵伐之

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患憂也言今能

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

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

曰寡人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

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因劉與秦王約曰為

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

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

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

高氏戰國策 第九 雅雨堂

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

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

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

信儀於秦王也使儀言信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

乃止止不伐梁也

犀首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而不勝犀首公孫衍也梁魏惠王所都承匡邑名

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曾劉作魏王因因一本作困

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合秦之橫與山東六國從親也犀首欲敗

欲敗張儀合橫親之事也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也值所以為國

者不同耳為理君必解衍解說衍於張儀也衛君為告儀儀許諾

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參三人並也犀首跪行為儀千秋

之祝祝祈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壇齊王聞之怒

於儀曰衍也吾讎讎仇而儀與之俱俱偕是必與衍鬻吾國

矣遂不聽一本聽下有也字鬻賣

昭陽為楚伐魏昭陽楚懷王將覆軍殺將得八城覆魏將得八城移兵

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

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

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言獨令尹最貴

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

也也昭陽譬喻楚有祠者祠祭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

也也昭陽譬喻楚有祠者祠祭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

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
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
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
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
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
公以是為名居一本去居字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
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蛇足也昭陽以
為然解軍而去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五城趙邑講和而與之伐
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

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
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

權之難齊燕戰

權地名也字下有齊燕所戰故曰之難也

秦使魏冉之趙出

三

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

薛公田嬰也魏處人名也本有字

謂李

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
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為燕取地也故為君計者
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弊
趙可取唐曲逆唐今盧奴北盧縣也曲逆今蒲陰也是時屬燕故勸取之戰而不勝
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

歸於君矣

君李向也

秦破趙長平

一本无長平二字

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

一本无楚字

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

齊而齊不聽蘇秦

續史記周子齊之謀臣史失其名戰國策以周子為蘇秦而楚字皆作燕

然此時蘇秦死久矣

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

不却是秦之計中

中得

而齊燕之計過矣

過失

且趙之於燕

齊隱蔽也

一本无也字隱蔽蓄蔽

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

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

焦釜夫救趙高義也

高

却秦兵

劉本无兵字

顯名也義救亡

趙威却强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

過誤失也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强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

趙魏不伐周韓為割韓却周害也及韓却周割之趙魏

亦不免與秦為患矣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

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

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

戰國策卷第九

戰國策卷第十

齊三

高誘注

楚王死

懷王也為張儀所欺西與秦昭王會武關秦脅與歸而死於秦也

太子在齊質

蘇秦謂薛公曰

薛公田嬰也

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

下東國

市猶求也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

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

立王

郢楚都也

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

楚自立王

質之也益故曰抱空質也

蘇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

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

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秦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

王亟入下東國

亟速也入猶致也

可以益割於楚

益多割取

可以忠

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

使之一本無亟去可以惡蘇秦於薛公可以為蘇秦請

封於楚可以使人說一本元人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

蘇子自解於薛公蘇秦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

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太子

太子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

而負名於天下也變改也負天薛公曰善為之奈何對

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

敗矣薛公曰善臣遣之故曰可以請行謂楚王曰齊欲

奉太子而立之蘇秦請行至楚說楚王曰所立臣觀薛

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

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已已太子也使齊奉楚王

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

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

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告致告謂太子倍割楚以許

歸太子故曰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

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

子齊少其地割地與齊使留太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

而資齊齊必奉太子資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

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

高氏戰國策 策十 二 雅雨堂

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

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重故臣

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齊立太子

地於王也王因馳强齊而為交齊辭一作而為交必聽王然

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讎為太子楚王大悅曰請以國因

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削楚者

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

功見矣齊未必信太子言也而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

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

太子急去也蘇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秦

也蘇秦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蘇秦恐君之知之

故多割楚以滅迹也今勸太子者又蘇秦也而君弗知

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秦故曰可使人惡蘇秦

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秦

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秦也割地固約者又蘇

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秦也今人惡蘇秦於薛公

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劉無知之楚王曰謹

受命因封蘇秦為武貞君武貞楚邑故曰可以為蘇秦請封

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

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景姓鯉名也楚懷王相也

言薛公所見重於天下者雅雨堂

能得天下士之心故有齊國權勢也今蘇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

因劉作固不善蘇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途

夫不善君者且奉蘇秦而於君之事殆矣於治曾本无此二字注

今蘇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為讎也故

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

秦故曰可以為蘇秦說薛公以善蘇秦蘇秦巧辭反覆且在此以上也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齊威王子宣王也孺子幼艾美女也近幸也薛

公欲知王所欲立立為夫人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

所在勸王立為夫人服美珥則知王之所愛矣故勸王立之也

孟嘗君一作孟嘗將入秦孟嘗君薛公田嬰號靖郭君子文號孟嘗君也止者干

數而弗聽蘇代秦欲止之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

吾所未聞者聞獨鬼事耳蘇代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

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

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

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治挺至歲八月降雨

下淄水至則汝殘矣殘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

丑一作吾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東海中有山名曰度朔上

有大桃屈槃三千里其碑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也上有二神一人茶與一曰鬱雷主治害鬼故

使世人刊此桃梗畫茶與與鬱雷首正歲以置門戶辟號之門茶與鬱雷皆在東海中故曰東國之桃梗也

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

廣圻案挺當作挺

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

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

譬若虎口

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止猶還也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

而孟嘗

一作孟嘗君

令人體貌

體一作禮劉作體

而親郊迎之謂淳

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

文孟嘗君名也

于髡曰敬聞命

下一有矣字

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

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

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

先王威王

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

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

齊宣王也威王之子

曰薛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

和其顏色當依呂覽作知於顏色

得則薄矣

言雖顛蹶而走請救於齊望仰而訴告之而得齊救比淳于之辭則為薄也

善說

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

力哉

言辯者之說人急其如已自在阨窘之中欲速免脫也故曰豈強力也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懽夏侯章

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

毀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

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

言道也

董之繁菁

菁菁作菁以問夏

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

重而奉我四馬百

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為之也

為分寸之功也

君所以得為長者以吾毀之者也

以吾毀之元憾言故得為

者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持言也

劉作豈特言也哉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劉元以補一本

字之闕者先生長老先已以生者也願聞一人曰訾天

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請集曾劉作輕以臣之血湔其衽湔前

灑灑田督續督恐作督春秋傳鄭曰車軼之所能至鄭督

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或作又如使而弗及也勝督曰臣願

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若

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文侯敬交田子方而敬段干木也此臣之

所為君取矣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愛猶通也或以問曾作

孟嘗君問告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

君其殺之傳曰淫為大罰故曰殺之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

其錯之勿言也錯置居暮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

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

衣交請具車馬皮幣皮鹿皮幣東帛也願君以此從衛君遊於

衛甚重齊衛之交惡惡不睦也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

齊是人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

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殺馬羊啣出其血以相盟誓也壓亦殺也盟曰齊衛

後世无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如此馬與羊也今君

約天下之兵以攻齊約是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

約天下之兵以攻齊

約天下之兵以攻齊

約天下之兵以攻齊

約天下之兵以攻齊

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

臣不肖也臣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

曰孟嘗君可語集劉善為事矣轉禍為功不伐是

不伐是為功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敬悅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

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錯置也據處也猿獼猴置木而處於水則不如魚鼈

之便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各有所宜曹沫之奮三尺

之劍一軍不能當曹沫魯莊公士也傳曰曹劇也使曹沫釋其三尺之

劍而操鈹鐔與農夫居瓏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

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舍收也之猶用也收所長者用所短

者故堯猶所不能及為也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

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

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

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

行直當日直使也登徒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六

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續別本髮

標通鑑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足下謂公孫戍先

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曰諾獻獻公孫戍也故曰諾入見孟嘗

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

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

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

桀之士才勝萬人曰桀皆以國事累君累屬誠說君之義慕

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

君待猶共也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

出至中閨閨閨也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

善快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

之寶劔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

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

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

劔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

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

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人一作士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

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

曾至一作劉作主也言雖中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

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

俱今求柴葫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桔梗山生焉之草也

生集作山之不能得其一也及之畢黍梁父之陰則郅車

而載耳畢黍梁父皆山名也山北曰陰桔梗生焉言饒多也故曰郅車載也夫物各有疇

高氏雜錄 策十 雅雨堂

類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

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言將復見士於王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

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

環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

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勤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

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

王懼謝將休士也

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國子齊大夫也馬服君趙括也秦將白起

阮括四十萬衆於長平而進圍邯鄲括父奢將齊魏亦有功賜號馬服因以為氏故曰馬服君之師也齊魏亦

連

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是淄鼠伊是皆趙邑也公子彘忌

為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

有而失天下秦圍邯鄲魏使晉鄙帥師救趙畏秦不敢進軍次蕩陰趙國急平原君勝使責信

陵君公子彘無忌乃竊魏王所與晉鄙符信以攝取其軍晉鄙疑之不肯授乃使朱亥椎殺晉鄙取軍救趙

故為天下備循計劉增循元此七字解邯鄲圍故曰使秦不有而失天下也是齊入於魏而救

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

鄆郢者楚之柱國也柱國都也故三國與秦壤界界猶比也秦伐

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鄆郢矣福曾一作覆劉一作逼三

國之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

劫趙魏疏中國劫割改續用別本衛之東野割兼魏之河

高氏戰國策 策十 雅雨堂

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一本亦下趙魏危則非
 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
 兵一志以逆秦逆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三國趙魏
患憂也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
 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
 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
 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戰國策卷第十

九前土行

戰國策卷第十一

齊四

高誘注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
 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
 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
 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一本无其字 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
 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一本客上居
 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
 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
 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

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
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
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
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
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
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
曰文倦於事憤於憂而性憊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
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
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
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

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
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
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
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
狗馬實外廩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
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
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
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
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
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

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劉作顧謂馮諼曰所為文

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

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

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

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

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

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

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賫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

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

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

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

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集

本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緘介之禍者

馮諼之計也

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劉本作君何不

使人先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

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

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

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媿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

高氏戰國策 策十一 雅雨堂

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臣曾本作不忠劉本作不忠此武后字恐非劉校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滂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

斬剗去三字

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續別本有君曰二字好士未也雍門養椒亦陽

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之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

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

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廢馬百乘无

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驎騶耳哉後宮十妃皆

衣縞紵食梁肉豈有毛廕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

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

連。

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
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必有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
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
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
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
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
去之不敢以為言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
王人君也觸入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
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

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
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
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
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
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左右皆曰觸來觸來
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虜天下之士仁義
皆來役處辯知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求
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
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
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

四

逸周書殷祝解曰湯放桀而復
薄三千諸侯大會故云諸侯三
千

握與渥通渥謂厚也
矜功一作恃功二語見逸周書武
記解

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

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

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晁去滅亡

无族四字三本同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

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

必以驕奢為行据慢驕奢則凶從之是故晁其其實而喜

其名者削晁德而望其福者約无功而受其祿者辱禍

必握續云高士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

名華而晁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續云陶元

亮集聖賢輔錄引戰國策舜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禹有五丞湯有

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晁有是以君王

晁羞亟問不媿下學是故故下曾劉本有能字成其道德而揚功

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晁形者形之

君也晁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

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

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曾本无非

字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

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

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

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

人之行願請受劉本无受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

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

於山制曾本作制取集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夫璞不字士

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

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

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

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也

觸知足矣歸反璞則終身不辱也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

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

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

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

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

直言正諫宣王忽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相

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口母臣天下天子受籍立為大伯今

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曾集本作失字

扞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

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

色先君好士是劉本无是字曾有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

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騶耳劉本有馬字集王駟

扞即墮越之墮左傳子國卿也墮子辱矣說文墮子作扞子

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
 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
 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
 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
 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集本也今
 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
 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
 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
 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

逸周書曰元首曰末

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

問劉本兩以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

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

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

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

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

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

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

此二士不業一女不弗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

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

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一士不業一士不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誼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

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

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

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宦訾養千鐘徒百人

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一本驥與我赴諸

侯乎左右嘿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

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鵠鷺有餘

食下宮糶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

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亡亡而責士以所

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蘇秦自燕之齊見於華章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

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

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

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

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无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

王因勿稱其一本无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蘇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八

連。

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
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

劉本有王曰不

如伐宋對曰夫約然一本然字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

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
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償秦勿使爭重而王
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
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啟故
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
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
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戰國策卷第十一

九後二行

戰國策卷第十二

齊五

高誘注

蘇秦子一本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

上二字

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
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
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
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
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
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
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

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邇於魏魏王身被甲底

一作劔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

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一本非下有有

字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曾力下有魏而有於字

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一本

出下有於字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

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

黃城之墜也溝棘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

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

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

弱而憎下人也曾本无也字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

行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

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

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

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

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

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

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

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

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一无夫字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

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
 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事劉本作以衆強
 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
 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
 莫如僅靜而寡信諸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
 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擯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
 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
 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
 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強曾本無襲郢而樓越
 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

差平居而謀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
 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
 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
 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
 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
 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
 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跼足而
 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
 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疆而加
 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

燕戰於柘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
 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
 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
 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
 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劉本作去也字為志則戰攻非
 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
 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
 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集本作折轅曾本作析骸而炊之殺
 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
 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

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
 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宇者內
 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
 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鏐弦絕傷弩破車罷馬
 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
 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
 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檐蔽舉衝櫓家雜
 總身屈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
 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
 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

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
 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
 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
 日一作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
 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
 乘之國二再戰北一作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
 亡君臣三本同於齊者何也不啻於戰攻之患也由此
 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
 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
 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

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
 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一作杓非咎

一作柅劉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

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
 也今窮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

四

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
 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
 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
 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
 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

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為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衽一元衽字席之之一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佚一本佚字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一本以則而為拒之患至則趨則趨一作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

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時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五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

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一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一作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戰國策卷第十二

高氏戰國策

策十二

七

雅雨堂

六後八行

戰國策卷第十三

齊六

高誘注

狐喧呂覽作狐援與喧音同故也

向子呂覽作觸子

齊負郭之民有狐狐喧者續云古今人表狐爰師古曰即狐喧也齊人見戰國策正議閔王斲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續云子由古史以此為閔王時

事刪史記穰苴傳通鑑全引此段不入穰苴事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

輿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償者閔王

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

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羸博之間地

圻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圻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漑園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給騎劫遂以復齊遠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為王襄王即位一作君王后以為后生齊王建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

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

一本添反字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

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

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三同集此十

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

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

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

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一作忿不顧燕王之

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

劉錢勇士不
再劫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

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

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

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

危且一本添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

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弊

即臣見公之不能得錢劉一作待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

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百萬之

眾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因為天下戮

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玩多

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

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

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者不如罷兵休

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三本同一必喜士民見公如

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

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

立也意者曾冠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

定封富比陶衛續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

公子荆也非也王邵曰魏冉封陶商君

二行字

姓衛富比錢作世世稱孤寡寡人與齊久存劉作左此亦一

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

劬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

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

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

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

賤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

九合諸侯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

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

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

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

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曾無此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

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

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續

本有諸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

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

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

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

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橫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

之死仲連之說也

唐圻按讀即積字釋名
松積六從木此借也

三字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
 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齊以破燕田單之立疑
 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
 水有老人涉菑曾一作菑水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
 見其寒欲使後車分一本下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
 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
 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續別本巖字作聲有貫珠者
續元和姓纂引戰國策齊有貫珠則貫姓殊名非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
 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
 已善王劉曰奈何曰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

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
 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
 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
 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名田單而捐之於庭
 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
 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舉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
 澤也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
 而名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曾一作惡於朝
 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

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錢劉一作肥而噬之也

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錢劉一作肥而

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

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

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

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

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

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一本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

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

別且其志欲為不善內牧百姓循撫其志振窮補不足

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

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名相單來

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

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

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名相田單而來貂勃避

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

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

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

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

五

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
曾作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
始字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燕人
與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
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
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
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
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
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圍且嬰兒之計不
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

古止字皆讀為區故康成以
止區為一字

唐圻按曰當作白云白者
魂魄之省字

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
田單將攻翟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翟不能下也
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
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
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
不能續云能音泥下壘枯續云正音谿古叶音晁田單乃
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子
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蓐立則丈插為士卒倡曰何
往矣宗廟亡矣一作去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續別本无

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叶音往當此之時將
當平說苑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

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

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色說苑作之

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說苑作淄澠之間

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

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一作脩城立於矢石之所乃劉本

作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

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糧

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劉添可不償因以為辭

而攻之亦可

連。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太

史敷劉作女竒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

食之與曾添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

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

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敷曰女無謀一作而嫁者非

吾種也汗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劉下更有君賢不

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

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

秦始皇嘗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劉本

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

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
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
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
秦間金王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辭勸王朝秦不脩攻戰
之備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
邪為王立王邪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
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與一作雍
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一作為謀即入見齊王
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

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眾使收三
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鄆大夫不欲為秦
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
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舍南
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
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
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先是
齊為之歌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耶續史記松耶柏

耶司馬貞音邪謂是建之邪客說王狂言遂致失策令
建遷共地志河內有共縣柏莫古音通客音亦古史
記歌云云疾建
用客之不詳也

齊以淖君之亂

一本添
讎字

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

楚令

三本同
作合

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

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

齊見

一作
有

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為固驅以合齊

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

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謾固於齊齊

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

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戰國策卷第十三

九前七行

戰國策卷第十四

楚一

高誘注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為楚謂宋王

劉作楚王
一作宋王

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

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

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

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五國約

劉作
約秦

以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以破齊秦必

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

錢集
轉國

也好利而

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

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也。以圖^唐於齊。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荆劉一无

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

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

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一本下更有言其後三字此謂慮

賢也。

邯鄲之難。

劉連

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

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

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
害必深矣何以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
而有有劉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謀楚故王不
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
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秦
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
睢澨之間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曾下有故爲梁山
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
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
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
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夫苟不
難爲之外豈忘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
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
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
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

大梁取

曾作

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

曾作

居魏知之

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
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
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
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
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已曾劉不知者
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
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
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
也曰王過舉而已曾已作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

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

不敝席寵臣不避軒續不敝席言不久之意不避是敝

不盡輪或出於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深自結於王

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曾下有江願君必請

從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

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效三同未君

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

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

日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兒虎嘯之聲若雷霆有狂兕詳

車衣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

集韻詳趨行也通作翔

高氏戰國策 第十四 四 雅雨堂

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之蒲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劉楚王何不劉以新城為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為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曾錢一果以新城為主郡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為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

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得得是賞是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續史記作范蛭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一作吾甘茂可乎范

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

如如一事君小不如如一事處室以苛廉聞於世甘茂事

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

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

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由滑於越而納句章昧

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

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

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

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

車被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

也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

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

洞庭蒼梧北有汾陘錢劉作陘之塞郟陽地方五千里

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

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

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

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

立故為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

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

史記作北有陘塞郟陽徐廣曰一本北有汾陘之塞然則郟陽二字後人因史記而增入歟

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
 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
 奉四時之獻以承一作奉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
 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
 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一作燕代良馬橐
 他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
 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
 國也有吞自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
 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
 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

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
 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
 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
 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
 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
 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

與深謀

史記集劉下更有與深謀三字曾無

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

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
 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
 而無所終薄令君曾作今欲一天下安諸侯存亡國寡

人謹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
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
四粟如正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
以武雖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
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无以異於驅羴羊而攻猛虎也
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羴羊竊
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
兩國敵倂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
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

七

韓入臣

錢作臣秦

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

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羴弱而攻至強也夫

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

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

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

有楚

曾一作秦

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

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

舫船

劉一作舫

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

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

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

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
 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
 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
 之禍此臣之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
 戰三勝而亡之陳陳曾作陣卒盡矣有一本偏守新城而
 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於上夫守
 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
 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
 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一本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
 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

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
 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本於此者矣是故願大
 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開局一作晉必大開
 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集無兵字三同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
 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
 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
 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
 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
 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
 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

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續史記此後有屈原諫止之辭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相秦謂昭睢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睢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為

儀謂楚王逐昭睢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睢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睢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

以也周是

一作周曰是

列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

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衛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為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眾故亦逐之則楚眾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

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
之其效鄙郢漢中必緩矣是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
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

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

曰如華孫本華作章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

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

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頭決

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

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

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

子文緇布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

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

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

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

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

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

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

乎子乎楚國亡之月月一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

乎子乎楚國亡之月月一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

乎子乎楚國亡之月月一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

人若粹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為庶幾乎故斷頭
波腹壹暝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
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
悉屬百姓離散芟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
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
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
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
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
王身問之子孰誰也芟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
藍芟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

土

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
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
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
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
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芟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栢舉
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於
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
入大宮曾一無負雞一本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
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亂蒙穀獻典五官得
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田相若封之執珪

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
餘豈悉一作余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漢注引之中至

今無冒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

續漢李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納楚難注引戰國策
吳楚戰於柘舉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逃於雲
夢之中云云苟利社稷血食余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
豈患無君乎遂棄於歷山也

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

好小要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

不入死之可惡然一作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

臣挾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

而致之

戰國策卷第十四

十三前五行

戰國策卷第十五

楚二

高誘注

魏相翟强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

勁也劉一元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字則楚輕

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

為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

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買首之讎也

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一本下太子為質

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

地以取取一作收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
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一本下恐必不
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鼠勝秦於重正

別本正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睢之乘秦也必分

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為公令

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

四國伐楚楚令昭睢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不欲

相臧為昭睢謂楚王曰睢戰勝一本下三國惡楚之強

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

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一本無利三

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睢之兵令之示

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利秦可以少割而

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

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

夫人鄭懷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懷曰何也尚曰

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

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翫麗好翫習音者以

權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

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為重挾寶地
以為資勢為王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
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懷曰願委之於公為
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
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
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
之利也鄭懷遽說楚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

敗一作欺

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

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
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

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被儀窮則子重
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
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為楚謂秦王曰
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
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倍盟
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
歸齊王隘之于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
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

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便一作使

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

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

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

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

車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令

作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

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

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

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

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

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

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

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

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

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曾圈去以上臣請西索救於秦

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

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

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

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

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

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栖別本作西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

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戰國策卷第十五

高比戰國策
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妒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妒而進賢也賢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上何逐張子曰為臣不忠不

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

欲歸子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襄貴於楚

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

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

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

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別本作立

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

高氏戰國策
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覩之獨何為不好
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裒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
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
鄭裒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
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
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
諾乃召南后鄭裒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
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
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
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楚

王因收昭睢以取齊相臧為睢謂楚王曰橫親之不合

也儀貴惠王而善睢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

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睢也必以

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睢以楚重之今儀困

秦而睢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一本有兩將收

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睢而重儀於韓

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韓三同亦

不從則方城無患韓三同亦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

高氏戰國策
策十六
雅雨堂

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來者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為大王輕矣且為事邪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奉惠子而納之宋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

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

陰使人以請聽

聽劉作德

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

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

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

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

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纍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

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為求地

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

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得復楚陳軫

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劉作果欲復之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
 事殆能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
 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此困矣今山澤之
 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罔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
 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
 明知此多詐偽舉罔而進者必眾矣舍之王勿據也韓
 侈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而不
 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

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
 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
 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一無棊字之所以能為者以散
 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劉无不不勝五散亦明矣今
 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

四

戰國策卷第十六

五前五行

戰國策卷第十六
蘇所不為天下不與而今野平山為平
蘇所不為天下不與而今野平山為平
蘇所不為天下不與而今野平山為平
蘇所不為天下不與而今野平山為平
蘇所不為天下不與而今野平山為平
蘇所不為天下不與而今野平山為平
蘇所不為天下不與而今野平山為平
蘇所不為天下不與而今野平山為平
蘇所不為天下不與而今野平山為平
蘇所不為天下不與而今野平山為平

戰國策卷第十七

楚四

高誘注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
聽之也夫因詘為信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
少為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
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
載一作戴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
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噬口利機上干主心下
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
於丘山

高氏單國策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裒知王之說新入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善一作喜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鄭裒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_以事親忠臣之所_以事君也鄭裒知王_以已為不妒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拵子鼻新人見王因拵其鼻王謂鄭裒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拵其鼻何也鄭裒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裒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知困而交絕於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莊辛謂楚襄王

荀子莊辛謂楚莊王

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

連

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祆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祆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拵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

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
對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
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
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
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蚩而食
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
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引俯嚼白粒仰棲茂
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
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

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三同集無

以上十字曾本云一本有此十字夫雀一本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

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鱧鯉仰嚼陵衡奮其六翮而

陵清風颺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射者方將脩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

矰磻續補左補何二切以石維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故晝遊

乎集一無江河夕調乎集一无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

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

流續後語飯茹溪之疏注云茹溪巫山之溪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

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

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已以三字無朱絲而見之也蔡聖

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鞞

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

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

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一本無

珪而授之為曾為上有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以字執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

也為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

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

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一本下有之堅也六十而

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

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

是不臣也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

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

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

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為

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

高氏戰國策 第十七 雅雨堂

子出兵矣王問之鄭令辛在古矣曰世與齊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
 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
 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
 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
 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
 殺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鄘皆不過百里以有天
 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以百里勢臣竊以爲不
 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

趙趙以爲上卿

續荀子未嘗爲上卿後語作上客當是

客又說春申君曰

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
 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
 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

四

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瀉人憐王

續韓非子諺曰瀉憐王此

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亡之主
 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
 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

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
 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

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
 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
 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
 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
 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纓絞射股
 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
 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
 也因為賦曰續亦見荀子賦寶珍隋珠不知佩兮韓詩外傳禕布
 作禕禕孫與縣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
 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

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天下合合曾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

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

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

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

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

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

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

飛徐者故瘡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

未去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墮也今臨武君嘗為秦

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一作候間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

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

矣汗明愀愀劉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

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

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

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

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

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

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

李善注文選以齒至為驥名引公羊及此為證

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湛肘潰漉汁灑

地白汗交流中阪中一作外遷延負棘不能上續索隱引戰

轅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俛

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

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三同堀上窮巷

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音被僕也使得為君

高鳴屈於梁乎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

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

恐又曾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

廣圻按拔字是

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
 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
 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一無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
 君知其其一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
 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一無
 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
 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
 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
一無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
 奈字一無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

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一無
 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
 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名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
 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
 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
 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續越絕記昔楚考烈王
女弟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
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幸於王矣園曰春
申君貴人也千里佐吾胡敢託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
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有遠道客因請歸待之彼必問
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聞之使使來
求之園才人使告園也彼必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
音讀詩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
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

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來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以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園曰可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弟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與我明日夕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鼓琴曲未終春申君重言善女環鼓琴而歌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入為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名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何為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諾即名而可之烈王大悅取之十月產子男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吳幽王薨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越絕書又云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君為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親為假君治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

朱英通易所云無妄即易之無妄也京氏言之詳矣世無曉之者 松屋云

君并殺之二君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

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

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

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

年矣雖名為相國實一本實下有如字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

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

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

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

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錢劉下有而字王之舅也不為兵將

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

高氏單國集
九
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剗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已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廼謂魏王曰夫楚亦强大矣天

到欺也

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為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我一作我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敝楚見強魏也一本敝楚見強魏也一作強其於王孰便也曾云此下恐欠

戰國策卷第十七

續越絕書隋經籍志稱為子貢作今雜記秦漢事疑後人所羈不敢盡信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

之名止見於此其畫策終始信如此皆出於女環尤為異也至言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封於吳又立其子為假君皆與史記國策不合聊記於此以廣異聞

十後五行

此卷諱樹字者兩見



